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七

宋 呂祖謙 編

説

惟説上

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惟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惟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惟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

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髪左袵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説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

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棄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

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為恠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為人之恠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祖宗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為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恠也千有

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為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怪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為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為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

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
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
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
下唯見巳之道唯聞巳之道莫知其佗今天下有楊億
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
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
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
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

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為恠矣夫書則有堯舜典臯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揚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

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為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唐說

尹　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乆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

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絶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

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内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争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

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雜說

劉敞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目也者所以視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攫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安

有不治哉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巳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間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間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為手耳之不可為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

也古者以進為役以退為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也其不以利私已也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下者其眎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眎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眎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而暮憂患人情所不為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世之憂士庶人有終世之憂

進說

王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

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則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

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

王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

巳未見其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巳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

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稼說送張琥　蘇軾

曷常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畆之田

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

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

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眞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户君亦

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適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

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緦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雜說

蘇軾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郄超雖為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欲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

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温往反密計悟大怒曰小子死晩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碏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温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為隣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邪即予之隣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

之也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臺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

桓温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昔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

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

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帝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

一事然桓温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温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爾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虚有盛候太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疾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脉者蓋天下一二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求診驗之靈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虗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是固難治也間有馴愿者或用主人之言亦須參以所見兩存而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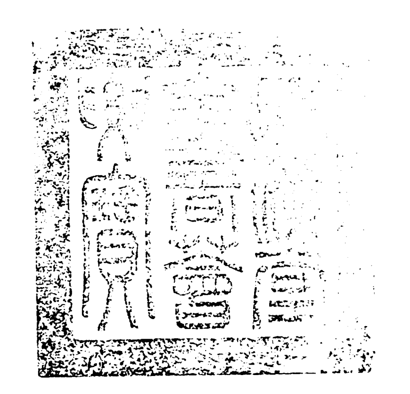
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必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求之脉虛實冷熱先定於胸中則脉之疑似不能亂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愈疾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耳非信佛法也而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

能作此又誣永叔者

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謂奇特也而妄庸者亦撰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文此最得意又云吾亦不能作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為醉翁亭記此大妄

宋文鑑卷一百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　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八至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三十一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八　　宋　呂祖謙　編

說

迂說　　王令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義而止者蓋未之見以其非禮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而止之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者又皆是也何勇於為彼而惡乎適此

也止之者愛人耶豈樂人之為非禮義而懼人之為聖人也耶

師說　　王令

上古之書既已汨沒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求之傳說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之名具存周則大備故其設施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具它雖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

之以及其化故地有井而自養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異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惰懲其淫邪耡其彊梗其治畧已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入學為之師以諭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示之智仁聖義忠和使相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修飾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迨其淬磨漸浸之成則入孝而出弟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

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為君臣盡其所以為臣卒無一背
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於餘周如擔
石之將墜其引綴未絶者猶有一綫髪繼之暴秦不扶
而抑遂至隳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裁補縫之故其俗無
所防範聽民所為卒於無所不至然能郡縣劖孔子祠
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世得失
於古雖未為善而其風俗遂號為平豈前世遺風餘化
漸漬深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劾易見也當此之時士

猶能相導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沉涵更數十氏唯唐為近古大抵纔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為而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唐漢以來例嘗任儒矣卒不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而不用儒術而然爾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放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為儒之任又上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

能自明而誠者已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強力向進之心且何自明而誠也夫天下之材力訓導而懋勉之且猶患其粃窳故七十子親逢聖人而薰炙之其聞與見不為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僻由喭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為宰而賦粟倍又況後聖人數千歲其書殘缺訛蠹又資才下於數子而欲其自為而不立學與師猶甚願稷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希濶不可俟

也自周至唐綿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而自名可以治寄
者孟軻抵韓愈纔三四人是其力能提扶其道而竟不
知用者所以歷年已遠而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
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師而立學續其所不長擢其所
未高使知其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
下之師絶乆矣今之名師者徒使組刺章句希望科第
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
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為人師

葬說　　程頤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澤）草木（一作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

患者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既愼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塟則以松脂塗棺椁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塟一作火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塟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寖遠曽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椁塟之不須假夢寐着龜而決也塟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

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塋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塋之

史說　　張舜民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

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為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為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

劉蕡贊史臣以蕡為疏直蕡於策中引襄公殺陽處父春

秋罪漏言而賁既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庭又賁不先以忠結上知後爲謀之若是殆非史家才識也且賁布衣也出應詔以何計先結主之知而後言之哉雖諫官御史以在近列儻先視人主之意而方出言是何人也賁輩造廷待問有所及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哉唯其疏直乃得敢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廷何望哉度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之人執史筆以去取前人之事則一代之人若爲準的

蕡雖不第同試如李郃輩公言于朝以為己之不若一時藩侯爭相辟置如牛僧孺令狐楚不敢待以賓幙皆以師禮資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如此數百年之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弔說

呂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

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朋友襚親以進見士喪禮族人相為又有合見文王世子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隣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見問喪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奠見曾子問將葬則助其事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原壤母死孔子助沐槨見檀弓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老聃助葬於鄉黨及堩日食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此則專進止者也見曾子問其掩壙也壯

者盈坎老者從反哭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見雜記祖而賵焉賵用車馬所知則賵而不奠兄弟乃奠奠止用羊並見士喪禮不足則賵焉知死者贈贈以幣其禮在賻賵之後又公之贈贈于邦問故曰行而贈見士喪禮不足則賻焉知生者賻賻用布幣以助其費故曰不足則賻見士喪禮凡有事則相焉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有若之喪子游擯國昭子之母死問位於子張並見檀弓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檀弓雜記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

平日相見或主人先拜容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見曲禮記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吊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吊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

自致禮惟代主人之獻爵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為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巳者悉以他辭受焉必以他辭者色異衆嫌庶幾其可也

芻說　陳瓘

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以疏遠微賤進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為諫引尉佗章邯明秦之所以亡嚴安亦曰靡敝國家結怨匈奴非所以子民

而安逷也夫偃安之所陳與上異意以秦法論之是謂非上之建立必誅無赦武帝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晩也夫言雖不用而其人見收則非特足以進天下之材亦可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則非特塞賢材之路亦将鉗天下之口武帝之異於始皇其在斯乎

晁錯為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商刑名為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以臨制臣

下為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尊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

訪問於善宜虛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决定之意掠能問之美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既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

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三發而不對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子豈固隱哉為其有决定之意而無肯聽之實則遂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自咎語默動静豈不謹哉

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寛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士懐未畢之語楚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譏之及其摩厲以須之得間而諷焉能使其饋不食寢不寐以思其言使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子革之言豈小補哉然

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盡則謂之謅諛可也吕蒙正對太宗曰君子小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者為之驚駭然至於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之發端固有為也

君臣議論之際言脱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警以勸所以作天下之術嘗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之際語言宜盡何其坦然而無蔽隠也葢君欲舉事興為必謀乎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上有所未達下有所未

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其和以趣於正是而後已夫豈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而使利口諞言之士可得而間之也哉至唐之德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剠核之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機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盧杞無不知焉惡君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諂邪而陰授其柄然則德宗之術亦已踈矣

戒

治戒　　宋祁

吾歿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浣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㷀然萬然皦皦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壚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冢深三丈小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盎酒二缸右

置米麴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鞾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謚於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它獸不得用盖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毋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為遂無知也塋

之日以繪布纏棺四翣引毋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嗤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丐恩澤為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莒公莒公在若等為不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内皆為兄弟况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它人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

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云何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為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牋記隨宜為之天分自有所禀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為人所輕誚矣

福州五戒　蔡襄

觀今之俗為父母者視巳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為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

人子之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則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産賣宅以為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為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為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至有興訴訟冐

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絶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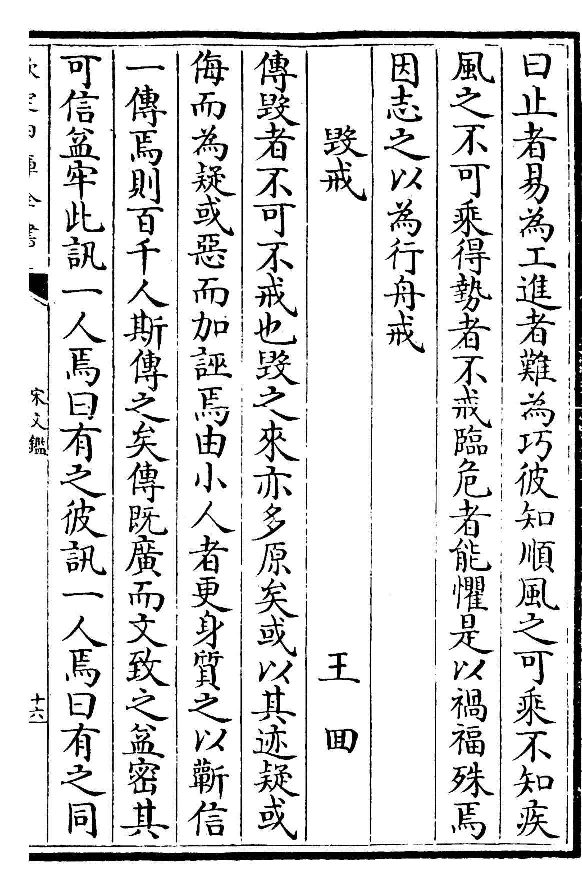
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為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户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為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糜費已而校奩槖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姑辱其婦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為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惡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謾大率剋剥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強者食啗曾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為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為福孰若減剋剥之心以寛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為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為良善其義至明不可不誌

行舟戒　江休復

景祐丁丑歲夏六月浮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風甚

不可行舟橫竹箭之中屢矣柂者不能制其後檣者無以奮其傍遽泊於上風多其紼纚以維之固其椽杙以繫之蕩動頓掣惴惴然䬠飄於東岸責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據便地則乘流而止順風而過者有衝擊排蹙之患姑處此以避其鋭焉於是斷者續之挺者椓之恐懼警戒卒以無患彼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羡之者敗溺不救櫂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耶理耶或



曰止者易為工進者難為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以為行舟戒

毀戒

王田

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來亦多原矣或以其迹疑或侮而為疑或惡而加誣焉由小人者更身質之以斬信一傳焉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既廣而文致之益密其可信益牢此訊一人焉曰有之彼訊一人焉曰有之同

異交執則何說而不若固有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救巳若是則蒙垢陷汚則終身無以自明焉夫所謂傳毀者惡惡而欲敗之云爾毀在君子則不可反而思耶察其所由辨其所以無使其漸而播也尚庶巳乎傳曰流言止於智者謂其能禦其來也矧肯易而傳之耶

嫌戒　　王田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以為嫌疑之謂也我以為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世多忽焉

而不戒者何也恃其情不至於是也情不至於是有人為何間躡其迹而議之則奚説而可辭與其亦受之而已矣夫人亦好多言矣完然者尚欲措其缺也况自投於嫌疑之地欲免得乎此君子所以貴由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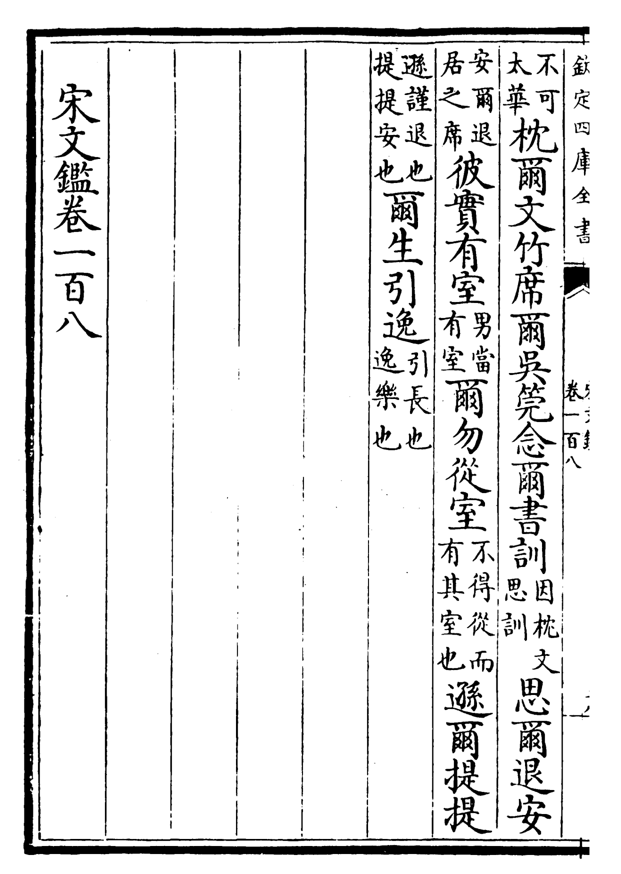
戒子孫　　　邵　雍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

謂也吉也者目不覩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絶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女戒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婿也）無然臯臯（臯臯難與言也）無然訿訿（訿訿難于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妄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終）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祀）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粧飾）



（不可太華）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宋文鑑卷一百八

宋文鑑卷一百九　宋　吕祖謙　編

制策

制科策　蘇軾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兹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邉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

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寛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虚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

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

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邉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

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

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眞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

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説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

天下之大欲輕賦税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脱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勸

之具今陛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名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

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
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
闢民多亡聊邉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
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户罕可
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
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
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寛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
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

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令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不足若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深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

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辨是矣乎度能辨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巳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巳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巳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饗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巳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禄

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辨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

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
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盭乎田野闢者民之
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
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
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
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
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
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

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彊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

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梈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邉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邉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

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强敵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宫後宫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

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畧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

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詒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内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其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盖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

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

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有彊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

之日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滛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于人也為噓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内其於人也為噏噏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

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呴温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吕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

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説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别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吕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

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

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
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説不可以不察也
夫見其一偏而輙舉以為説則天下之説不可以勝舉
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内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
所以為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擿姦則夫曹
參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
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虚耗道
非有獘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

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

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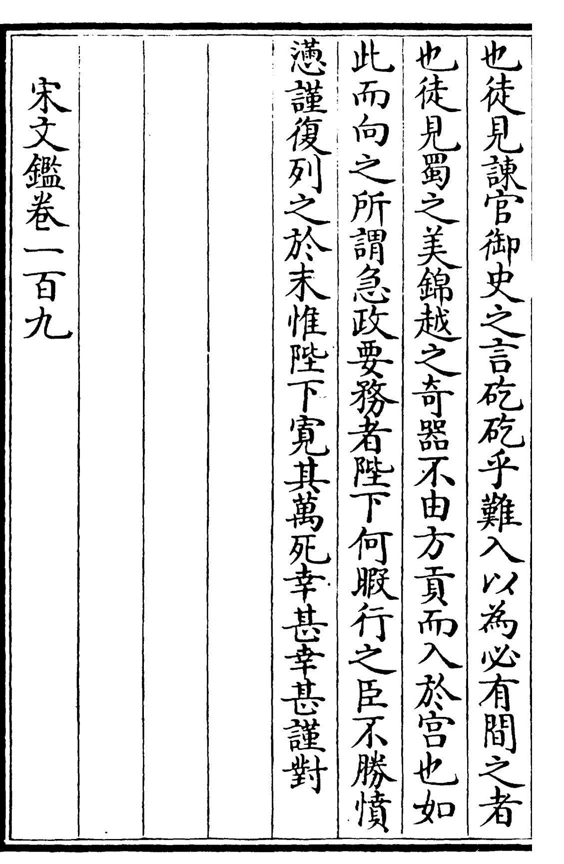
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寛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廹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

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
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
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剥下媚
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
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
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
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邉陲守
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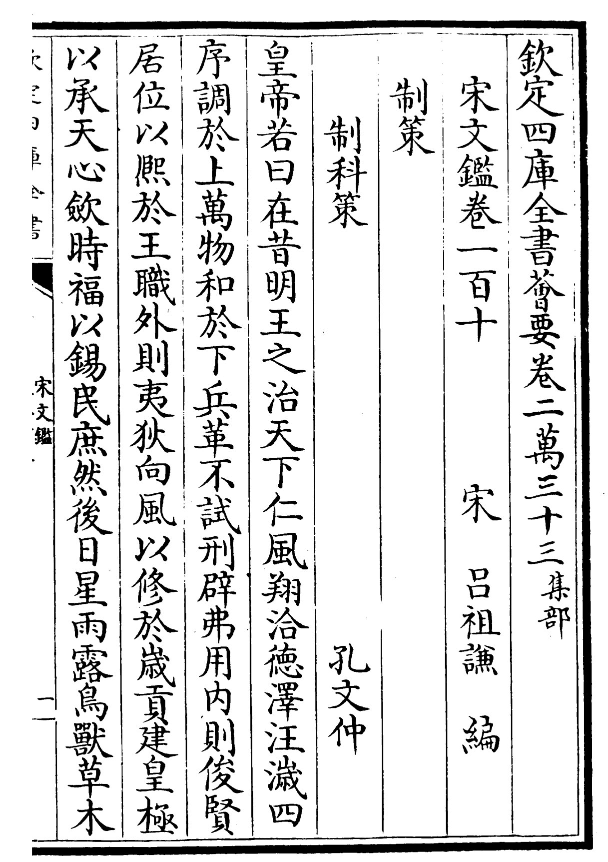
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職内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

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
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
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彊國
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
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
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
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
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

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


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寛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宋文鑑卷一百九



宋文鑑卷一百十　　宋　呂祖謙　編

制策

制科策　　孔文仲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

效祥薦祉書之不絶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難于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饗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

之習烝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邉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憺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寛關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

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乆而不可舉毋以謂本朝成法巳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廹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子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為焉

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蒞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踈遠切直之言名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乆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

公議以為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讜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

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内則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絶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

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為強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為霸

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强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

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麋熄不講强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讐伺其有閒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黒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强國者多何也盖王道所及甚逺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强國為敝雖深而能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逺效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

曆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國而國强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覩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

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廹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奈何驅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揚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儁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歛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珎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

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
王道賤畧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
辭閽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
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
其所得趨其所失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
輟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
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駮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
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

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
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
所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
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
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
被于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
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
故晦冥陰黙之中不足以辨南北以能考而正之者極

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為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為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

心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
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
耳目之娱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
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讜
直也雖養長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巳執謙和顔
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
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為國家廟社之福故
夫伏格趨閤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

日常有之而不為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
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寘諫諍之任
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
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
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
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
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巳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
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

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已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歷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一交然後食此歷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歷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為盛東京為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

四食食之踈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歴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歴其要為陰盛之應也陽浮為天而主於動陰凝為地而本於静宜静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嵗之間盖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

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静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㢢至

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疎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褎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為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

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絶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悉進人材則官無虚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絶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畧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

此聖人之意也盖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為不言而海内大治者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

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邉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内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為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

曰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邉堠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憺明神武臣以為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邉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為持重之筭而聽輕舉易動之跡計是以其獘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遠人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圍而伉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為冦景公患之問於晏

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冦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為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黄裳黄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宣詔輔弼大臣各薦将才而用之則神武憺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冦不足禦乎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恵教臣以為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恵教而適足以為獘盖失所以先後之序

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
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為
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為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
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歛之於民古人貴其
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
公用田賦以為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
子詳録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覩富國之論不起於
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

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隣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隣夫左右相比之謂隣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隣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

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埶極之賦大之
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
思弛費息用以寛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宫惡服漢
文弋綈革舄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
其息實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
之剥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剥也
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剥
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

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為離散以至剝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敗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為深憂未足為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

以為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拖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内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調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

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為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縣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縣卒特為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郡百年

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為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為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户者征歛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户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户居其一下户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

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歛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惰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策曰寛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令之闗市之征密於布綦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為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已以率

爾陛下約已於上則六宫蒙化於内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乆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玩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六卿四郊之内自比長主五家即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

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唯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敝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為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

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强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含巳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

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翾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為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獘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眛於寵辱之人必深覼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

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覼陛下

之意不過欲倣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覩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為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虗神之位金石為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寛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

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刖足爲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子孔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豈所以爲慎名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

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盖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

下悦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

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隳惰者政之末

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為變雅唐

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

為漸不及正觀葢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隳惰之所伺也

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

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

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

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閒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為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為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

於今者則臣以為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為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為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為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廹不迂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為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盖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

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于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一法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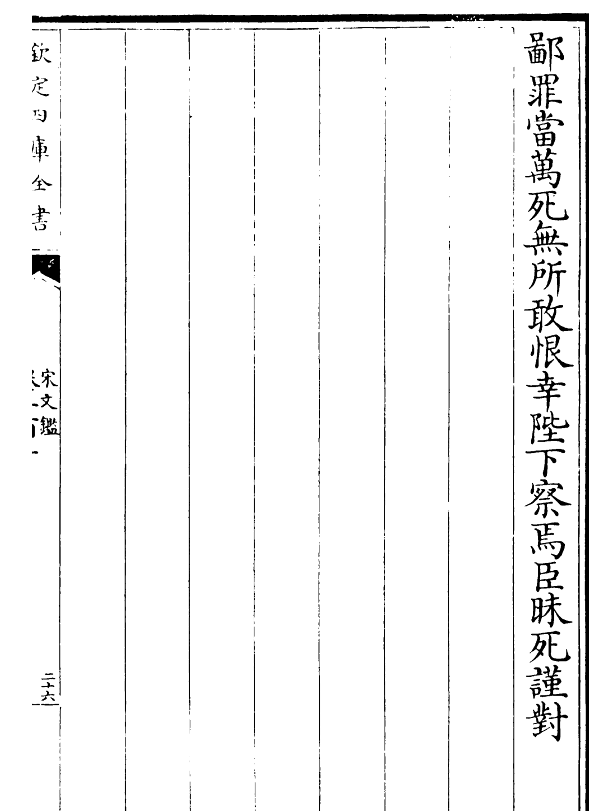
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為治相與謨謀於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從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嚚嚚一制暮行而曉或獘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耶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

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諂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愊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為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説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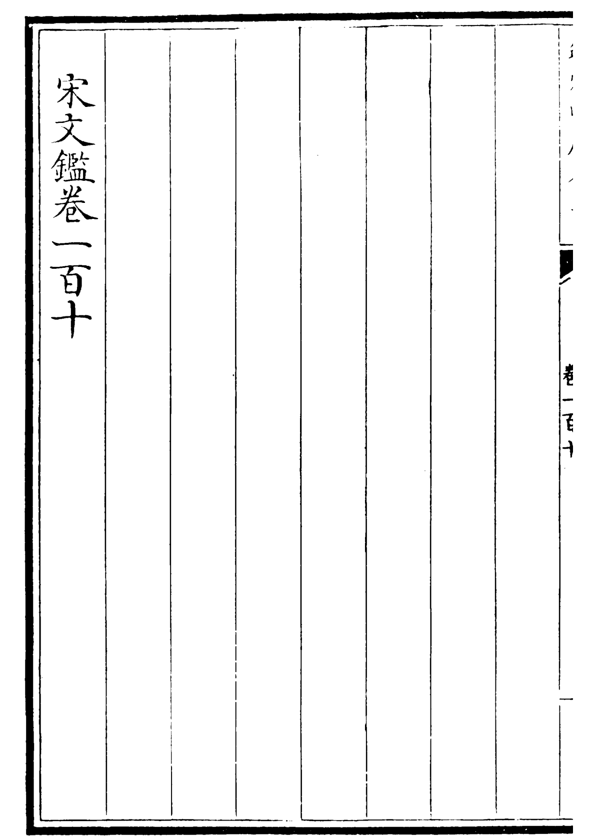
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冑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絶筋骨又將隳器敗餗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為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為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

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貞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寳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為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為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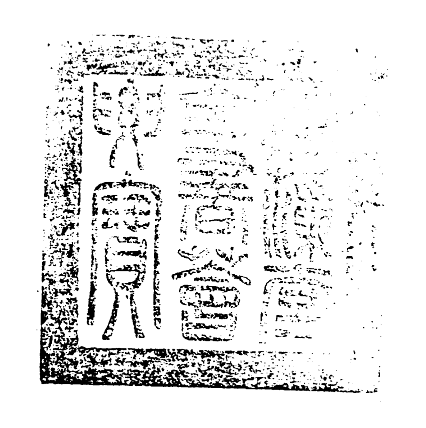
獨覩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間内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詢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為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



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宋文鑑卷一百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俣

謄録監生臣沈浩